

皇親國戚

(根据王毅同志在龙江县创作)

移植改写：吴兆芬

龙江市越剧团演出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二日

人物表

手淫
打新
家了
官工
太與
掌和
人

花哥
杏幾
百班
失二
久裏
工
人
風
風
后
高

第一场

(二幕 第二年 华山之巅 洪水泛滥)

(二幕 前 华山之巅 洪水泛滥)

从：(万望瞩目 寻找回音！)

唱：(多望会意 弟下前！)

要寻找兄弟 多少年。

无情苦至 有变。

何以苦楚 弟前。

唱：(减了三个月 弟下前 弟下前 弟下前)

绝情！

(打鼓 减下。)

(幕后台唱)

华山洪水泛滥秋。

皇弟寻平 弟下前。

知也 救命 弟下前。

皇弟寻平 弟下前。

皇弟寻平 弟下前。

皇弟寻平 弟下前。

(二幕 后 华山之巅 洪水泛滥 弟下前 弟下前 弟下前)

弟下前 弟下前 弟下前。

从：(唱 弟下前 弟下前 弟下前)

弟下前 弟下前 弟下前。

弟下前 弟下前 弟下前。

弟下前 弟下前 弟下前。

弟下前 弟下前 弟下前。

弟下前 弟下前 弟下前。

弟下前 弟下前 弟下前。

弟下前 弟下前 弟下前。

可怜我自幼从亲亡，
无家可归泪心伤。
熬我至今生长尖嘴房亲，
长大要娶个媳妇。
何日里，接个家婆来罗网。
绿水冬天任飞翔。

(这处话天喊声，"救他" "救他")

(魏部从岸上攀援而下)

水花：哎呀，是谁？——是魏部。

魏部：有花姐，你们没死去了，救救我，救救我。

水花：这——魏部，你可来了。

(看见魏部从岸上攀援而下，她赶紧让他进山洞。

后又魏部他躲到洞里，可又都觉着不妥，出外难偷
发现草的，于是立即魏部出入，并用手将石头洗的大
象有指给魏部，草在草上最后取去其他几样食物，漫
漫后魏部在洞里。

(王高打手)

王高：这不是白家的花小姐吗，请问方才看到一个黑小
子吗？

水花：黑小子，他是谁呀？

王高：我起下山的时候，对了，就是三年前伙哥公忙
卖给我的魏部。

水花：噢，是魏部？

王高：他来过？

水花：来过。

王高：他去哪了？

水花：他方才打从这里过，一路跑得喘呼呼，拿个篮子进了
大山窝。

王高：哎呀，我明天要到山里去，这就能不用写。

是不是你把他惹起来了，求呀，给我滚。

(众打手四处搜索，王高举起杏花牌衣服乱丢。

杏花

啊，你们凭什么乱翻我的东西？你们讲理不讲理？

(王高掀开杏花，紧盯着她草上的大桌巾，大桌巾
皱巴巴的，杏花大惊，王高跳上，他掀起桌布，可
桌布下面无人。

杏花

(惊慌万状)你看你看，刚还好就斗你弄脏了，你赔
你赔！

王高

嘿！会，会会，会！你方才说整好修好那桌
呢！

杏花

哼，知道也不告诉你啦！

打手

老爷，他说那小子钻山！

王高

那就往山上追（举打手下）

杏花

(杏花见人去追，竟找魏部)

魏部！魏部！

(魏部突然从河里爬起。

魏部

杏花姐！

杏花

来！——

魏部

(魏部地微笑)哟！哟！哟！发你家的什么打武，来！来！
躲进了水里。

杏花

魏部，你真机灵。

魏部

多方你呀，杏花姐！(有人忘情地抓住了手，四
目相视，忽又觉得不妥急冠，连忙分开)

杏花

啊呀，你着凉了，还不快把湿衣服脱下来。(顺手
从袋里取出一件衣服)来，换上我哥的这件吧！

魏部

哎！(解开衣带，递给杏花)

杏花

唉，你怎么当着人家的面？——(含羞转身)

魏部

(完胜)噢！(急解衣带后换衣服)

(2

杏苑

龜 部

杏花

聯部

杏苑

歌部

(杏苑手揮衣帶，義溪峰上)

(龍節換墨不眠 从梁探后走出)

花

歌 部

杏花

(但立时止住)喂, 魁弟, 你这次淹下山来, 打算投奔何方?

部

水花

恩、你与我一世苦渡苦根。

无牵无挂少离人。

象心火新叶字之類。

苦情透着两颗心。

你七岁开始作诗马。

此次特委劉白門。

還有个同胞亲姐：

又被送入宗曉寺去。

劉公今，休只知祖上本姻家

命令你，连尔大考也记不得。

(聽部听義，听義，不由神发呆，皆刪去)

杏花：(又怜又疼) 魏郎，你，你怎会这样？
魏郎：杏花姐！

(唱) 不提不说心不伤，
说起想起泪汪汪。
我当初跟父母亲，
抚养我，姐，魏郎出来娘。
十年来，生死未卜两茫茫。
姐，亲家从未忘，
日前家第多事，
如见秋风吹落叶，
三天三夜未合眼，
越思越想这婆少君——
合时就是魏郎！

杏花：啊，那婆家就是你这魏郎？

魏郎：是。

杏花：如此说，你要进家去认亲？

魏郎：啊。

杏花：这……这……娘边会是真的？

魏郎：我想是不会假的。

杏花：下……魏郎呀。

(唱) 天下事哪有这样？
贫家女怎能立当朝。
魏公休，白昼夜想迷心窍，
浮云流水错相逢，
你只有一半织锦半付错，
更何况你讲不清它根和梢。
杏花莫为我心焦，
魏郎不抛心间操。

魏郎：

杏花

只要能见皇后面，
是能够冒肉团团认闪电。
你可知错认皇面犯大罪。
多少人被砍少摇头已悔。
此一去死多苦少叫人悲。
你何苦死死一生吃败仗，
人生寒夜盼火苗。

魏部

雁行十里魏部巢。
魏部受罪人泪苦。
荣把宋人挂心挂。
纵然飞越火火化火燃。
我也要路发命来求一还。

杏花

(深深为之危初) 既是这样，那一 那你就到皇街
以报清公之去也！

魏部

怎么，还要到皇街门。

杏花

没有地方的公火，只怕你们出项行啊

魏部

好，那我就先去皇街，杏花姐，我走了。

杏花

魏部：(满面哭泣，穿上魏部白已的湿衣服)

魏部

(深情地拉住杏花) 杏花姐，只要你去不死，一
定回来找你。

杏花

(一把扯住魏部手中衣服) 魏部，你听我一句话，
不要去，不要去吧！

魏部

(执掌地) 杏花姐，魏部的吧只有你知，你，
你就放我走吧。

杏花

魏部：
(有人正今夜，白死人)

白化

嘿，这倒好呀，牵着新娘，魏入洞房！

杏花

(白) 哥！

白忙：噢，是~~谁~~你呀，嘿，当初就为你同杏花勾搭的。
我才把你卖到~~高家~~高家去。怎么？贱心不死，又来寻我
妹子？

杏花：不，哥！

白忙：（问杏花）不用你多言，（对~~谁~~）快说，是不是私逃
下山的？

杏花：啊哥，他——他是奉了主人之命，下山来办事的。

白忙：（对~~谁~~）下山办事，那你到这里来做什么？（发现~~谁~~
那穿着自己的衣服）啊？原来你还是个偷！

杏花：啊哥哥，你要宽恕~~谁~~，只因他方才不慎落水，是
我作主，把哥的衣服借与他的。

白忙：噢，则此还是家贼引来的。（对~~谁~~）走，衙门见官
去！见官去！

杏花：（忙从头上摘下簪钗递给白忙）看这介样上，你就放
了他吧！

白忙：（接手中簪钗）噢，这能值几个钱？

杏花：这是我娘留下的唯一一件东西了，你再逼我，也拿不出
了。

白忙：（指钗）好，看这他的介上。（瞪了一眼~~谁~~）还
不找家！

杏花：（对~~谁~~）~~谁~~，那你——你就去吧！

白忙：杏花姐，你要多加保重，~~谁~~（深施一礼）

白忙：（不响地）走吧走吧！

杏花：（对~~谁~~）~~谁~~，你也要多加保重。

白忙：贵，贵，贵，好，好，好！

白忙：（对~~谁~~）~~谁~~，你要多加保重！

杏花：~~谁~~，你也要一路小心！

白忙：噢，你们有完没完？

杏花： 魏部。

魏部： 杏花姐！

杏花： (一把抓住杏花就走) 哟，你跟我回家去吧！

(二幕闭，白忙抱杏花急奔前，杏花哭喊“魏部”)

白忙： 杏花，你真愿意给这穷鬼卖钱？

杏花： (一反顺从态度) 哥，不许你乱说！

白忙： 好好，不说这个穷字了，哥今天真告诉你，
我给你找到一户好人家啦！

杏花： 什么好人家坏人，我不听。(漠然)

白忙： (着急) 天大的好事怎能不听，告诉你，华山县大老爷
相中了你这一枝花，要带你做偏房呢！

杏花： 啊？！

白忙： 怎么，小姐养你这么大，还亏待了你不成？

杏花： (又急又气) 哥，我们强非一母所生，可是真是一
家兄妹，你可不能昧着良心把我往火坑里推，姐。
你要记起你姓魏太爷，要嫁你去做！

白忙： 啊？！好哇，你敢跟魏姐。

(白忙打杏花，杏花闪身闪开，白忙踢杏花，杏花机
灵躲闪，白忙一脚踏空，杏花转身跑下，白忙爬起
狼奔打去，正打在白忙而来的眼睛上，

魏部： 哎哟！我伤眼啦！

白忙： 啊，是你？……

魏部： (捂着伤口) 我的白师傅，怎么不认得我。

白忙： 走！(下魏部接下)

(布 幕)

第二场

(当日，沈家厅)

乔名：沈梦停稳然上

沈梦得 (唱) 谁说当官不自在？
有权有势就自在。
沈梦得八字县衙刺荆开。
声震一方威风在。
天罗地网由我撒。
粮米钱财尽我派。
小衙门，惹人爱。
我有心会会来就叙。
乘着大人未回家。
快把美事定下来。

家院：

家院 (上) 老爷。
沈梦得 白老爷来了没有？
家院 刚到。
沈梦得 快叫他来见我。
家院 是。有请白老爷。(下)
(白忙内喊) 老爷求见。(上)

白忙 (唱) 主家奴也贵。
伺候老爷前。
赠送排解门。
青云由我上。

老爷有何吩咐？

沈梦得 白忙啊。

白忙 个人在。

沈梦得：本县提提休道老爷有多欠账？

白忙：半月有余了。

沈梦得：老爷待你如何？

白忙：恩重如山。

沈梦得：那本是要你办的事？——

白忙：老爷托办的事，那有不办成文呢。

沈梦得：噢，如此说，杏花她答应啦？

白忙：能不答应吗？杏花说老爷人有人才，文有文才，一不好色，二不贪财，好人难里挑不出来——

沈梦得：啊。

白忙：啊，我家杏花还说，就等老爷托媒下聘啦。

沈梦得：好，明天下聘，后天上轿。

白忙：啊老爷，这事夫人那边……

沈梦得：哼，只要生米煮成熟饭，她也奈何我不得。噢？嘻嘻……

白忙：老爷前。

沈梦得：对了，丑话说在前头，本县一向为官清白，两袖清风，这聘礼聘费，可不许你挑个拣个。

白忙：当然，当然。不过老爷讲体面，少了你也不成，再说杏花一过门，你我就是亲家，老爷就是多拿一点，还不都装一袋人口袋里！

沈梦得：噢，那不成，既是朋，亲是亲，铜钱银子要分清。

白忙：（嘀咕）嗨，真是铁公鸡身上的毛——难拔啊！（丑商入）

丑商：（哈）这数写不到。

来把泰山找。

拜见岳父大人。

沈梦得：坐坐坐。

丑商：不知岳母和妹妹可好。

沈楚得：你岳母和二姐夫都进去香去了，我说以高，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来啦。

王高：只给逃跑一名姚英儿，特请东父为我发一批拿告本。

沈楚得：噢，跑了姚英，要发告本？

王高：正是。

沈楚得：好说，好说，我一身父母、理当为民作主，何况你还是我大女婿，地方上的财主，那就马上——

王高：发告本。

沈楚得：先交二十两银子。

王高：二十两银子？

沈楚得：噢，我替你白发告本呀？

王高：怎么，你嫌得少献到我的头上来啦？

沈楚得：叔，公事公办要心十两，看是亲戚介介，我才打个折扣呢？

王高：你真是一个不厚不行的啊！

沈楚得：少说废话，你交不交？不交，请便！

王高：噢，华山县衙，只沈一家，别无分府，这银子——只好当作喂狗罗。（掏银子扔过去）拿去！

沈楚得：（接银，收银，点银）噢，白忙，发告本。

白忙：是

（一阵敲门、家院急呼：“老爷”奔上）

家院：老爷，堂前有人击鼓。

沈楚得：老爷有事，今天不升堂啦。

家院：我也这样说了，可他就是不听！

沈楚得：把他轰走！

家院：是。（转身欲走，跪拜冲上）哎你怎么进到后堂来啦？（左拦右拦）

魏都：噢！前后不见后堂见，你与我闪开了！

(家院被推大嗓门叫下，魏部乘机冲进后堂。

王高：啊。岳父，我跪拜的家人就是他！

沈梦得：他！

白忙：对，他叫魏部，方才还在河边勾搭我的妹子呢。

沈梦得：什么？他敢勾搭小杏花？来人，快把他捆起来！

魏部：切，要是捆我，我也不来了，我來是要会老爷替我办事的。

沈梦得：什么？叫沈老爷我给你办事？

魏部：啊，要你给我写一纸公文。

沈梦得：公文，什么公文？

魏部：进京认亲的公文。

沈梦得：认什么亲？

魏部：认我姐。

沈梦得：谁是你姐？

魏部：当朝真皇后。

沈梦得：啊？……切来切来，你万分的讲，你说真皇后是你姐，可有人认？

魏部：人认，我就是人认。

沈梦得：可有物证。

魏部：物证？……

沈梦得：就是你手中有没有什么信物，祖上有无传家之宝？

魏部：哟，老爷呀。

(唱) 魏部以劲甚堪深草，

低头从未我蓬蒿。

父母早离人世，

祖上那来传家宝。

唯有这帕子卷着一串珠。

手上半付镯子套。

沈梦得：镯子？什么镯子？（与白忙、王高急着手看镯子）
白忙：不是银的，更不是金的。
王高：不像翡翠，也不象玛瑙。
沈梦得：这是谁给你的？
魏部：我也不知，从个酒婆子手里来的。
沈梦得：哟，破破烂烂一圈石头，如何做得凭据？（丢镯于地）
魏部：（珍惜地拾起玉镯）啊呀，大老爷！

（唱） 论是非金，道非银，
都留有父母恩，手足情。
虽非玛瑙与翡翠，
它朝夕陪伴我，石头有情人来，
纵然镯子不作证，
自有这滴懊苦水作证。
姐儿与我亲骨肉，
兄弟当知一家人，
万望大人快裁准，
一纸公文来可行。

沈梦得：说了半天，原来你什么凭据也拿不出，
魏部：大人，要说凭据，都在我的肚子里啊！

沈梦得：（三人同时）都去肚子里？（大笑）

白忙：你们笑什么，我说的是真的呀！
魏部：你们笑什么，我说的是真的呀！

沈梦得：（唱） 小民以浑身血汗，
竟似这白玉要滚头，
进街送个一双手，
嘴上倒有汗油。

告诉你，自从皇帝榜文下，

皇认皇亲天有，

有凭有据该受刑，

金银珠宝该折头，

笑你贪财不自量，

也来偷天摸口头，

我看你穷得姓张口，

浑身脏不出的利油，

劈了休当柴烧，

炭灰也无钱收，

一钱二命三心水，

你穷得当，累得苦，大头大肚，又瘦又丑——

居然也想当国舅！

(三人同时) 哈哈——

魏 部：(发髯动) 你们不要笑了，莫皇后是我的亲姐。

(三人相对又同时) 还说莫皇后是她亲姐，啊？哈哈！

内喊：夫人回来了！

沈梦得：啊，我的太太回来了，(连忙更衣，并冠)

丑 高：好，那我也去换换衣去。

沈梦得：好，这个子皇认皇亲，理当成为国舅。

丑 高：怎么，明白莫我家奴，怎么成了你的？

沈梦得：求人啊！(衙役递事上) 押了下去。

衙役：是！

魏 部：放开我，放开我！你这贪官，朕官！——

(和衙役抢魏部下，白忙也下)

丑 高：(兔) 岳父，那是我的族叔。

沈妈妈：（笑）那是咱家的家奴。

王高：你这是假公济私。

沈妈妈：你想违抗朝廷法令？

王高：你……

沈妈妈：你……什么？来人！（亲院儿）给我轰了出去。

家院：老爷起吧，走吧。

王高：不要你多嘴！（恶狠狠地对家院）哼，我叫你大风皓，果让你算帐，你这昏官，你这……狗夫人……

（夫人：）风儿，王高踢着了夫人的脚！

夫人：哎哟……——这是那一个瞎了眼的杀牛刀呀——（举扇欲打）

王高：啊，这是用大人。

夫人：你们吵吵什么做什么？

王高：家院，家院他抢了我的家奴。

沈妈妈：哼，那分明是我的家奴。

王高：那你还我的银子。

沈妈妈：银子入库，货已归我。

王高：你——

夫人：呵呵，不要吵了！

王高：那家院的家奴？……

夫人：什么家院家奴、家院家，把我弄得稀里糊涂。这样吧，你先出去，有话明叫大风皓来再说清楚，啊？

王高：那……

二风：姐夫，你就先出去吧。

王高：咳……

沈妈妈：啊，夫人回来了。（夫人叹气不语）

二风：爹……万福。

沈妈妈：罢了罢了。